



第十九回

耶水難留忽相逢重慶里  
西平多故又遁入白龍山

詞云

飛而在上。潛而在下。總是一條龍。未必無鱗生。  
成有角。何故不相同。得老應運乘雲雨。往往  
自亨通。泰時倘變。帝心若改。有始也無終。

右調少年遊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話說建文渡過錢塘江而來。又是九月。只到重九這日。方登天台遊賞。竟不知牛景先之死。但想着馮灌曾約於此相會。為何不見。正說不了。只見馮灌早又約會了金焦。蔡運。劉伸三人。同走到面前。謁師矣。大家相見。甚喜。遂相携着。在雁岩石。染各處。直遊賞了。三十九日。方纔議別。蔡運不願復歸。也就祝了髮。自號為雲門僧。留住。在會稽之雲門寺。每每泛舟賦詩。以自適。馮灌。劉伸。仲彬。俱各各別去。建文依舊同着。

天啟  
書  
卷  
第  
十  
九  
回

兩和尚一道人從舊路而回一日行到耶溪地方圍  
愛那溪水澄清就坐在溪邊亂石上歇脚建文忽遠  
遠望見隔溪沙地上坐着一個樵夫用手在淺沙上  
劃來劃去就像寫字一般因指與他三人道你們看  
隔溪這個樵子的舉止甚奇三人忙看賢和尚早驚  
訝道這樵子模樣依稀彷彿好似廖平能和和尚又定  
睛看了看道正是他正是他程濟因用手遠招道司  
馬老樵艾大師在此那樵子聽見慌忙從溪傍小橋  
續英烈傳

上轉了過來看見果是大師便哭拜於地道弟子只  
道今生不能見師欽恨而死不知上天憐念又得相  
逢建文忙扶他起來亦大慟道自襄陽遭知府追求  
之難潛身而去常恐遺禍於你惻惻不安後馮灌來  
報知汝家平安無恙我心纔放下但不知你爲何又  
逃遁至此廖平道知府雖捉師不着奈何我不得心  
下却明知是我放走暗暗申文呼撫按起我做官便  
好追求我聞知此信所以忙忙走了建文道我前過

襄陽打聽得前知府已去任矣。汝今回去或亦不妨。廖平道弟子行後。家人已報府縣死於外矣。今歸豈非。猶若建文又慟道。汝若不歸。則孤身流離苦矣。皆我之累。廖平道弟子之若弟子所耳也。師不足念。但師東流西離。弟子念及未免傷心耳。欲留師歸宿。而茅屋毫無供給。奈何。奈何。建文聽了。愈覺慄然。遂相持而行。直送了三十餘里。方痛哭分別而去。正是

東西不見望相逢。及至相逢留不住。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三

今日浮雲此寄踪。

明朝流水知何處。

建文別過廖平。師弟們重復向西南而行。且按下不題。却說革除時有一個朝臣。叫做吳成學。自遭建文之難。便棄了官職。撇了家緣。竟削去鬚髮。做了和尚。自稱雪庵。恐近處有人知覺。遂一徑直遁至四川重慶府。方纔住下。訪知大竹之善慶里。有個隱士。姓杜名景賢。為人甚有道氣。因往投之。杜景賢一見。知非常人。卽下榻相留。朝夕問看。見雪庵捧誦的。皆易經。

之詞因問道。吾師釋教也。爲何不誦釋經而誦儒經。雪庵笑答道。有觸於心。可誦則誦之。何分儒釋。杜景賢道。誦亦無不可。但恐於髮緇非宜耳。因取出一冊觀音經與他道。師讀此。有人看見。方信是個和尚。雪庵亦笑笑受了。時常佩誦。杜景賢見雪庵了無執着。遇着佳辰良夜。往往取酒與雪庵對飲。雪庵亦不推辭。景賢見雪庵有異。愈加敬重。恐家中煩襍。遂特特的造了一間靜室。與他自住。雪庵住下。也不忝禪也。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四

不佞佛。每日只駕了一隻小舡。在溪河中往來。袖裏携着楚詞一冊。時取一篇讀之。讀完痛哭一番。投之於水。投畢又讀讀完又哭哭了。又投日以爲常。到了永樂三年。適置建文師弟四人。要回雲南。行至重慶府。微覺身子有些不爽。要尋個庵院暫住。幾日養養精神。方好再行。因四下訪問。有人指點他道。此處並無大寺院。就有兩處。皆是俗和尚荒涼之地。未必肯留。只向西二里有一村坊。叫做善慶里。里中有一個

杜善人爲人甚賢。最肯在佛面上做工夫。曾益了一個庵兒。請一位雪庵師父在內居住。你們去投他。定然相留。建文師弟聽了。只得我尋到重慶里庵裏來。因不見人。竟走入庵中。忙叫雪庵。雪庵聽見。因走了出來。彼此原是認得的。突然看見。各各吃了一驚。又各各生了一喜。建文道。原來雪庵就是你。雪庵道。弟子那裏不訪師。並無消息。誰知今日忽從天降。真萍萍之相遇也。因以弟子禮拜見了。又與三人相見。就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五

請師到房中去。各訴變後行藏。悲一回。感一回。又歎息一回。正是。

吞聲今得吐。

飲泣忽明悲。

說盡相思苦。

猶勝未過時。

建文住了幾日。忽患起痢疾來。甚是痛楚。雪庵因自製栢葉丸。以進。建文只服得三丸。其痢卽止。大家不勝之喜。建文因見庵門無扁額。又見案有觀音經。因寫了觀音庵三個大字。懸於庵前。杜景賢聞知庵中。

又到了高僧便時時來致殷勤。建文因住得安妥。便住了一年。直到永樂四年三月。方纔別了雪庵。又往雲南。到了雲南。建文不欲。又到永嘉。因問程濟道。我欲竟投西平侯沐晟家去住。你以爲何如。程濟聽了。默然半晌。方歎息道。該去。該去。此天意也。建文着驚道。汝作此狀。莫非又是難麼。程濟道。難。雖是難。却一痕無傷。請師勿慮。建文道。事旣如此。慮亦無用。但他一個候門。我一個遊僧。作何行徑。方可入去。與他相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六

見程濟道。若要照常通名請謁。假名自然拒絕。真名豈不漏泄。斷乎不可。我看這四月十五日寅時。開門在南太陰。亦在南。待弟子用些小術。借太陰一掩。吾師竟入可也。你道建文爲何要見沐晟。只因這沐晟乃西平侯沐春之弟。建文初卽位時。沐春卒了。沐晟來襲爵。建文愛他青年英俊。時時召見。賜宴賜物。大加恩禮。有此一段情緣。故建文想見。這日聽見程濟說得神奇。不敢不聽。等到十五日寅時。果然見沐晟

開門上堂。以為不誣。遂不管好反。竟闖進門來。真也。奇怪。就像没人看見的一船。讓他搖搖擺擺。馳道。直走到堂。將手一舉。道。將軍請了別來物。是人非。還認得我貧僧麼。沐晟見那僧來的異樣。不覺心動。再定睛細看。認的是建文皇帝。驚得直立。將起來。一時人眾不敢多言。只說得一聲。老師幾時到此。就分付掩門。急把頭一搖。叫人散去。竟將建文請入後廳。伏地再拜。道。小臣不知聖駕到此。罪該萬死。建文忙扶。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七

起他來說道。此何時也。怎還如此稱呼。此雖將軍忠不忘君之雅意。然禍患相關。却非愛我切宜戒之。沐晟受命故。但作方外師弟之稱。隨卽獻茶進食。就留師在府中住下。不期此時安南國王胡奎不靖。永樂差嚴震直作使臣。到雲南詔沐晟發兵往征。因宣過詔書無事。要回朝覆命。來辭沐晟已許他入見。忽看見一個和尚走了進去。沐晟便分付掩門。不容相見。此時建文做和尚出亡在外的消息。已有人傳說在。

嚴震直耳。衆聽今日又親眼看見。怎不猜疑到此。故到第二日。復來辭沐晟相見時。先將使命正事說完。然後趨近沐晟。低低說道。犬馬之心。正苦莫申。今幸舊君咫尺。敢望老總戎垂憐。曲賜一見。沐晟聽了。假驚道。舊君二字。關禍害不小。天使何輕出此言。嚴震直道。老總戎休要忌我。我已親眼看見。同是舊臣。自同此忠義。斷無他念。老總戎萬不可獨做忠臣。以小入相視。沐晟暗想。道他看見是童若苦苦推辭。恐不近人情。轉要觸怒。只得低低說道。天使既念舊君如此。自同此肝胆。同此死生。但須謹慎。遂自入內。與建文說。知隨引震直入見。震直入到內廳。看見建文一個九重天子。今爲萬里孤僧。不勝痛楚。因哭拜於地道。爲臣事君不終。萬死萬死。建文亦泣下道。變遷改革。此係天命。舉國盡然。非一人之罪。今還戀戀便足。繼跡夷齊。但須慎言。使得保全餘生。則庶幾無負歸朝。勉事新主。再勿以孤雲做疑。爲念。震直聽了。哽咽。

不能出聲。惟說道。臣愧甚。無辭。但請以死明心而已。遂拜辭出。歸到旅舍。忽忽如有所失。竟吞金而死。正是。

良心抱廉恥。

廉耻發真忠。

真忠一激烈。

安能復有躬。

嚴震直一個使臣死在地方。地方官自然脩棺衾收殮。申文上司。上司自然奏聞天子。沐晟聽知。世暗暗與建文商議。道嚴震直一死。因是滅口明心之蓋念。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九

但死得急了。些地方官奏報朝廷。朝廷未免動疑。又要苛求。雖昨日之見。無人得知。但跟隨耳目衆多。亦不可不防。况晟今又奉詔南征。師居此地。恐不穩便。非是畏禍。而爲此慮。恐禍福關於師者。重大。故不得不慮耳。建文道汝良言也。我豈不知。因問程濟。程濟道。居此者。正師之一難也。今難已過。自宜遠隱。以避是非。師方大悟。遂別了沐晟出來。復與兩和尚一道。入商量道。出便出來了。却於何處去隱。程濟道。隱不

厭山深。弟子聞永昌白龍山僻在西南。甚是幽遠。可  
到那裡去。圖個居止。賢能二和尚。皆道此言有理。依  
人終不便。必自創一居。方可常住。大家遂同至永昌  
白龍山。選擇了一塊秘密之地。此時因有沫晟所贈  
賢能二和尚。遂借此伐木結茆。造成了一座小庵。請  
師居住。庵雖草草。却只當自有了家業。不消東西流  
蕩。此乃永樂四年五月之事。不期住到永樂五年六  
七月間。住了一年有餘。雖喜平安。却不抄不化。早已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十

無衣無食。漸近饑寒。訪訪沫晟。征安南尚未回來。程  
濟無奈。只得出來。四下行乞。一日行乞到市。忽見  
市傍坐着一個人。在那裡垂頭閉目的歇息。初看得  
一眼。覺有些面善。及再細看。認得是史仲彬。方大驚  
道。你怎麼來到這裡。仲彬睜開眼。看見是程濟。方大  
喜道。一般也尋着了。恁問師如今在那裡。一向身體  
清健麼。程濟道。師自沐西平家見了嚴震直。後來嚴  
震直吞金死了。恐有是非。今方避在白龍山上結茆。

爲庵草草栖身。師前病痾。虧喫柏葉湯。近方好了。你  
爲何獨身到此。仲彬道。我非獨身。我因放師不下。遂  
約了何洲同來。前過連州。因便道去訪郭節。又遇着  
翰林程亨。說起訪師。俱願同來。又聞知師在重慶之  
善慶里。依雪庵和尚居住。及到重慶里尋訪。而師與  
雪庵俱不知何往。我四人因思師定在雲南。故相伴  
而來。在路上。又聞得朝廷遣都給事胡濙。往來湘湖。  
雲貴。密密訪師。故我四人不敢作夥。招章夜雖約了。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上

同宿日裏。則各自分行。這兩日。因我尋不着。正苦莫  
可言。今幸相遇。方不喜此心得見師。一面死也甘心。  
兩人說罷。俱淚如雨下。隨同到寄宿之處。候何洲郭  
節。程亨三人齊歸了。與程濟相見過。算計夜行。此時  
是七月十八夜。月上皎然。彼此相携着。出入林樾上。  
下山坂。坐坐行行。逶迤曲折。直行了有二十餘里。方  
看見一個草庵在前。急急到得庵前。天已亮了。程濟  
扣庵。能和尙出應。看見仲彬四人。大喜道。來得好。師

正寂莫。忙入報師。而仲彬四人亦隨入。而羅拜於榻前矣。建文喜而起坐榻上。衆人見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甚覺感傷。建文因說道。我一向還好。近因常常病痢。又聽得外議紛紛。不敢出山行走。山中又供膳妻涼。所以狼狽若此。說罷。彼此俱慘然。淚下。仲彬忙解囊出方物六種獻上。建文道。道途萬里。瞽身尙且難行。這些食物。虧汝怎生携來。仲彬道。帶有一健僕隨行。故得至此。建文打開看時。却一種是金華火腿。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七

一種是金山魚膾。一種是淡菜。一種是笋齋。一種是鵝豆。一種是肉鬆。共六種。皆所愛之物。不勝之喜。因命賢能二和尚。煮熟火肉。并出牀頭尊酒。命大家同坐而飲。快啖方物。道我不嗜此味者。又三年矣。自此情興頗暢。因率仲彬等四人。自近而遠。日日在白龍山遊賞。以爲樂。住了月餘。四人要辭去。建文不捨。又留了數日。方許何洲郭節程亨三人先行。直留仲彬住到永樂六年三月。方許其行。到臨行這日。建文親

送其行痛哭。矢聲再三。囑付道。今後慎勿再來。道聆修阻一難也。關津盤詰二難也。况我安居不必慮也。仲彬方受命而行。正是。

居官食君祿。

萬里又何勞。

患難不辭遠。

方欽名義高。

仲彬行後。建文亦忘情住在庵中。不期到了六月。結茆之庵。忽又被火燒了。程濟再三出募。方虧一個道者。叫做張靜。又出財與他修葺好了。建文因又住下。

續英烈傳

第十九回

三

住到十二月。師正無聊。忽金焦同了雪庵和尚吳成學。并補鍋匠黃直。三個人同來看視。大家相見了。又覺歡然。雪庵因說起一向朝廷苛求徃事。皆都御史陳瑛作惡。今聞陳瑛已獲罪下獄處死矣。禁網又似稍疎。善慶里仍可復住矣。建文聽了甚喜。大家度過歲。雪庵三人要辭了東還。建文道。我久住庵中。殊覺納悶。今既道路無嫌。汝等又要東歸。我何不同往。一遊東。還善慶里。衆皆大喜。建文因命能一和尚守。

庵。自止同程濟一道人。并雪庵三人而行。在路上看山玩水。頗不寂寞。到了善慶里。重訪杜景賢。杜景賢細說地方無恙。仍要留住。建文因要到襄陽。訪問廖平家消息。故單留下雪庵一人。金焦與黃直不欲往楚。也就辭別了。留在蜀中。推程濟隨師往楚。到了襄陽。訪問廖平。盡說廖侍郎不知何往。其家已遷徙到蜀中去住了。建文初聽了。來訪一番。不見一人。也覺悵。然後想到他平安遷去。又放下了一片心腸。此時

還是永樂七年五月。因心中無事。同着程濟東西遊覽。直到永樂八年三月。方纔回到白龍山庵裡住下。因謂賢能二和尚說道。虜汝等修葺了此庵。行遊歸來。有個落脚處。我終身只合投老於此矣。程濟從傍笑道。且住過了一年。再算計。也不遲。建文聽了。驚問道。爲何住過一年。又要算計。莫非又有難到麼。程濟只是笑而不言。不期剛住到永樂九年二月。還未及一年。早有地方小人報知府縣。說白龍山庵中常有

不僧不俗之人。往來棲止。或歌或哭。踪跡可疑。恐貽  
害地。主府縣皆新進之士。不知往事。又  
胆小沒擔當。牌地方。叫將白龍山庵折毀。只因  
這一折毀。有分教。潛龍方伏地。驚雀又移巢。不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忠誠千古著從亡何惜身亡  
恩怨一家消遜國還須歸國

詞云

國無寸土家無尺地孤苦已堪憐一個草庵又  
教毀去要算忍心天既應今日窮如此昔貴  
又何緣仰推不悟俯思不解千古抱沉冤

右調少年遊

第二十回

續英烈傳

話說永昌的有司忽行牌到地方立將白龍山庵折  
毀了建文方喫驚急問程濟道你舊年三月就說且  
住過一年再看今果住不滿一年就被有司折毀了  
你真是個神人莫非還有大難麼程濟道卽此就是  
一難已過了師可勿憂建文道難雖過了而此身無  
處着落只怕還在難中程濟道此非難也愁他做甚  
俗語說得好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建文道茫茫  
大地不知何處留人程濟道吾聞大理洱海山水此

白龍更羨。何不前往一遊。倘若可居。再造一廬可也。  
建文聽了大喜。遂師弟四人收拾了。竟往浪穹到了。  
浪穹登山一覽。果然山蒼蒼。林鬱鬱。比白龍更勝。賢  
能二和尚與程濟一道人。見師意樂此。遂分頭募化。  
草庵。不過架木爲梁。披茅爲壁。原易蓋造。不消一月。  
早已庵成。建文住在庵中。不啻龍樓鳳閣。正是。

貪念豈知足。

廉心常有餘。

盛哀一相較。

方覺世情虛。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二

庵成。乃永樂九年五月事。應能應賢二和尚。用力居  
多。不期到得永樂十年二月。而應能和尙早已卒矣。  
到了四月。而應賢和尚亦相繼亡矣。建文見賢能兩  
弟子一時俱死。大慟了數日。尙不能已。僧家皆請火  
化。建文不忍。遂命程濟並葬於庵東。時作詩哭之。  
過了月餘。無人相傍。只得又納了個弟子。取名應慧。  
到了十一年五月。因情無所適。又偕程濟南遊。於何  
遊了回來。因應慧多病。又納了個弟子。取名應智。到

了十二年十月。應慧死了。只得又納了一個弟子。取名辨空。一向在庵中無事。只同程濟講講易數。以遣閒情。到了十三年四月。又同程濟出遊衡山。遊了數月。聞知馮灌黃直又往滇中。知他往滇。無非訪已。恐辜負他的來意。遂急急還滇。一日因天色傍晚。到一寺中去寄宿。不期入寺。恰恰看見馮灌與黃直兩人。臥病於廡下。相見了。彼此不勝悲痛。馮灌因說道。我二人之病。大都要死矣。死原分內之事。不足深惜。但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三

恨死此廊下。無人知道。今幸遇師死。無恨矣。建文安慰他道。事不可知。且無過傷。遂同程濟留住寺中。日夕看視。不期修短有數。過不得兩日。二人竟相繼而亡。建文又大慟了一場。命程濟葬於寺東。親題其石曰。兩忠之墓。正是。

千秋是青史

一杯是黃土

今日名雖香

當年死實苦

建文葬了兩忠。還到庵中。遂於室東設了一座。俱立。

諸○從○亡○死○者○之○主○又○命○程○濟○撰○述○衆○從○亡○忠○賢○之○傳○  
程○濟○撰○完○了○又○親○自○爲○序○以○題○其○首○命○埋○藏○於○山○巖○  
之○下○以○俟○後○人○之○知○到○了○十○五○年○二○月○又○別○築○了○一○  
個○靜○室○於○鶴○慶○山○中○時○常○往○來○到○了○七○月○忽○雪○庵○和○  
尙○的○徒○弟○了○空○來○報○知○前○一○月○其○師○雪○和○尙○死○了○建○  
文○又○大○哭○了○一○場○自○此○之○後○建○文○見○從○亡○之○臣○漸○漸○  
凋○謝○常○怨○怨○不○樂○時○時○出○遊○到○了○十○六○年○夏○四○月○復○  
借○程○濟○遊○於○黃○州○金○筑○等○處○常○寄○宿○於○白○雲○庵○二○日○  
有○感○因○題○詩○於○壁○道○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回

四

牢○落○西○南○四○十○秋○

蕭○蕭○白○髮○已○蒙○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獨○流○

長○樂○宮○中○雲○影○散○

朝○元○閣○上○兩○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

到○了○五○月○方○纔○還○庵○還○庵○無○事○見○庵○旁○有○塊○空○地○因○  
命○程○濟○同○應○智○辨○空○鋤○成○一○圃○種○菜○於○上○因○自○作○菜○  
根○歌○道○

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灌。  
漑道人奔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恩。休厭淡。莫  
嫌村嚼。來滋味。勝鷄豚。虧他日日飽。黃昏聊將  
性命存。

到了十七年正月。閒閱楞嚴法華二經。有所會悟。細  
解其傍。標題曰文和尚註。建文在庵。且按下不題。却  
說史仲彬。自戊子年謁師。東還之後。日日還思復往。  
苦被讐家將好黨告他。雖幸辨脫。却不敢遠行。又因

師臨行。囑付慎勿再來。故隱忍住了。到今十八年庚  
子。相間一十二年。不知死生音耗。心愈急切。又見革  
除之禁。漸漸寬了。又捱到八月秋半。遂決意帶了一  
個健僕。自隨復南遊。訪師。又恐師出遊在外。故一路  
訪問。而來到了南康。就到蔡運家去訪問。到了襄陽。  
就到廖平王之臣家去訪問。到了連州。就到郭節家  
去訪問。誰知物是人非。或死或亡。皆沒個消息。只得  
獨自奔到雲南。沿着白龍山的舊路。尋庵。庵基雖在。

却不見庵。細細追詢。方知庵爲有司折毀。師徒不知去向。此時四無踪跡。心下十分痛苦。因暗想道。萬里遠來。豈可空歸。且我一路訪師。既不在東。自在西南。尋遍西南。再作區處。凡是寺院。無不尋訪。尋訪了兩月。並無知者。忽一日尋訪到鶴慶地方。忽遇見一個和尚。看見仲彬徬徨道路。因驚問道。你在此進退徬徨。莫非尋我師麼。仲彬忙問道。你師父是誰。那和尚道。我師父乃文大師也。仲彬聽了大喜道。正是正是。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回

六

且請問。如今這文大師在那裡。那和尚道。在浪穹庵裡。仲彬又問。師兄尊號與支大師是何眷屬。那和尚道。小僧乃文大師新納的弟子。叫做應智。仲彬道。師兄既新納爲弟子。則舊弟子應賢應能。而今安在。應智道。兩師兄已物故了。仲彬聽說。喫了一驚。又不勝感傷。因求應智指引。應智遂引仲彬同行。到庵拜見建文。建文不勝大喜道。道路迢迢。我再不料你又復到此。仲彬道。違師十二年。有如隔世。若不一見師顏。

則此心死矣。說罷彼此淒然。問起賢能之死。又淒然了半晌。仲彬獻上所携之物。建文命先祭楊葉之墓。然後呼酒對飲。不覺戚容愁態。一時頓釋。仲彬在庵與師留連月餘。方纔辭歸。正是

奔馳如許遠。

見面只須臾。

見面臣心盡。

奔馳何惜乎。

建文自仲彬歸後。或入蜀。或入粵。或遊海南。行止不常。到了十九年十一月。不喜爲僧。又蓄起髮來。改爲續黃烈傳。

第二十回

七

道士日誦太玄。莊老等書。到了二十年正月。自覺一個道士。住在庵裏。不像模樣。遂命應智辨空二人。去爲鶴慶靜室之主。自却別居於淥泉。到了二十一年。建文在淥泉住久。又動了遊興。遂與程濟又作楚遊。此時二人俱是道裝。隨路遊賞。先登了章臺山。次又登晴川樓。皆賦詩以識感。又在大別留住了半年。有餘。到了二十二年二月。因想起史仲彬來。又忽東行。正是

世界古今在

人情朝暮分

按天行度日

忽變作浮雲

建文與程濟隨路東遊。且不題。却說仲彬自庚子省師而還。到今甲辰。又是五年。心切懷師。又於八月起身望滇而行。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方入湖廣界上。因天色晚了。往一旅店投宿。主人道。客人來遲。客房皆滿。惟有一房甚寬。內中止兩個道者。客官可進去同住。罷。仲彬入房。只見兩個道人。鼾鼾床上。坐上前看。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八

時恰一個是師。一個是程濟。歡喜不勝。因自通名道史仲彬。在此。建文與程濟夢中聽了。驚而躍起。看見果是仲彬。滿心歡喜。建文因問道。汝爲何也。到此來。仲彬道。又違師五年。心切切不安。故又欲入滇問候。不知師將何往。又爲何改了黃冠。建文道。我東遊。正爲思汝改黃冠。亦無他止。不過逃禪。久而思入道耳。仲彬聽了大喜。道。師旣念東遊。明日即可偕往江南矣。仲彬又說道。師可知新主北征回鑿。已晏駕於榆。

木川麼。建文聽了。不覺喜動顏色。道。此信可真麼。仲彬道。怎麼不真。弟子從金陵過。聞人傳說太子卽位。已改元洪熙矣。建文聽說是真。因爽然道。吾憂可釋矣。到了次日。卽相率着從陸路回南。因偕行有伴。一路看山玩水。留連。直至十一月。方到吳江。重登仲彬之堂。仲彬忙置酒。在重慶堂上。請師上坐。程濟東列。仲彬西列。相陪。正歡然而飲。忽仲彬有個從叔。祖。叫做史弘。住在嘉興縣史家村。偶有事來見仲彬。在堂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九

下窺見。忙使人招出仲彬。問道。此建文皇帝也。我要一見。仲彬還打帳瞞他。說道。不是。史弘早又說道。爾不須瞞我。帝在東宮時。我卽認得了。後來我家當。我沒若非天恩赦了。我無死所矣。不獨君臣義在。又恩主也。今幸瞻天安。敢不拜。仲彬不得已。報知建文。就令史弘進拜堂。下拜畢。卽命坐於西列。仲彬之上。卽說往日感恩之事。建文又不勝感歎。酒酣起步。忽又見舊時清遠軒傍。又添了一個亭子。一時乘興。遂

題一詞於壁道

三過吳江又添得一亭清絕剛占斷水光多處  
巧依林樾漠漠雲烟春晝雨寥寥天地秋宵月  
更永壺玉鑑暑宜風寒宜雪 曜庵右山依缺  
垂虹左波濤截止三高堂畔舊規今別何但漁  
翁垂釣好謾將柳子新吟揭信登臨佳興屬彭  
宣能揮發

建文題完三弟子大加誦贊又復飲了幾杯方罷歇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回

十

息一連住了數日建文欲行史弘因問師將何往建  
文道吾欲往遊海上史弘道弟子纔得面師不忍卽  
別願具一日之糧隨行一程以表戀戀建文不欲拂  
其意只得允了仲彬亦要隨行建文辭之道有叔相  
依汝可免也遂行到了杭州方辭了史弘回來止同  
着程濟渡過錢塘江去直到南海禮過大士方纔從  
福建兩廣回到滌泉此時已是乙巳洪熙元年六月  
洪熙又早晏駕又是太子卽位改元宣德建文聞知

方說道。吾心可放下矣。到了宣德元年三月。忽謂程濟道。我記得丙申年。金焦王資別我往河南。只說一二年就回來相會。至今丙午十年有餘矣。竟無音耗。莫非有甚差池。我心甚是挂念。程濟道。師若挂念待弟子。前往河南一探。便知。建文道探一探。固好。只是又要你跋涉一番。程濟道。師命也何勞之有。遂奉命而行。到了六月。回來報知王資。金焦俱前後死於祥符矣。建文聽知。犬痛不已。看破人事。皆空。到了宣德

二年。又將髮剃去。復移居在鶴慶的靜室中。想起從亡諸臣死的苦楚。因命程濟設祭於庵。親爲文祭之。到了宣德三年正月。又聞知史仲彬爲讐家訟其從亡之事。竟以此累死。又慟哭個不了。復設祭遙奠之。到了十月。游行漢中。遇見了廖平之弟廖年。又報知廖平。已於元年死於會稽之山中矣。未死之前。曾寄書家中。叫將他小妹子配與太子文奎爲室。今已成親。三年矣。建文聽了。又大慟個不巳。師到此時。見從

亡之臣死去八九竟神情恍惚中心無主每每東西  
遊行了無定跡到了宣德四年因浪穹被火焚燬遂  
又蓄髮出遊到了六年復同程濟遊於陝西既至延  
安又復還蜀既還蜀又復遊楚七年遊至公安借宿  
野寺中只聽得隔房有兩個人相對而泣嗚嗚咽咽  
其聲甚悲其情甚慘只哭了一夜聲音雖熟却因帶  
哭一時辨不清及到天明忙忙去問時其人已去矣  
只得轉問主僧哭者是何人主僧說是兩個道士問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十一

他姓他說一個姓郭一個姓梁却不知其名建文聽  
了方想起恰正是郭良與梁中節再要尋趕已不知  
去向矣又不勝惆悵因賦蕭寺黃冠夜泣詩一首題  
於壁道

儒冠既已參黃冠

又遁禪林何不安

定是有愁催淚下

斷非無故弄心酸

唏噓只覺床頭急

涕淚何曾燈下乾

哭到感傷嗚咽處

宛如訴出舊耶艱

到了七年復遊於浙。禹在錢塘之東明寺中。臨行自留一圖像於寺中。存髻去髮。嶽骨高起於頂。中人見了。皆以爲異。又東遊於天台之赤城觀。又南遊於黃鶴仙棗亭等處。到宣德八年十二月。朝廷因奸僧李臯反。又下今九是閑津。但遇削髮之人。卽着押送原籍治罪。建文聞知。遂還夔而遊粵。西到了宣德十年。忽見何洲。又死在桂林心下。便驚惕不安。每與程濟閒說道。諸從亡。皆東西死矣。我不知埋骨何所。程濟

道蕪落還。是歸根建文道。可歸麼。程濟道。事往矣。人老矣。朝伐已換矣。天下久定矣。恩怨全消矣。何不可歸。建文自此遂萌動歸念。雖仍東西遊覽。皆過而不留矣。到了正統二年。仍又削髮行遊。到了正統五年。庚申。建文年已六十有四。遂決意東歸。未知如何。因命程濟卜其吉凶。程濟卜完道。無吉無凶。正合東歸。建文遂復出滬。竟投五華山寺。親登梵宮正殿上。據獅子座。呼衆僧齊集。因大聲說道。我建文皇帝也。一

向行遁於此。今欲東歸。可報知有司。眾僧聽了。皆驚  
慌無措。只得報知府縣。府縣不敢怠慢。因迎請至籓  
司堂上。建文竟南面盤膝而坐。自稱原姓名。道述往  
事。道前胡濙給事。名雖訪張儼。實爲我也。籓臬兩  
司不敢隱。因報知撫按。飛章奏聞。不多時。有旨着乘  
驛。遽至京師。既到京師。眾爭看之。則一老僧也。詔寓  
大興隆寺。拜謁者甚眾。御史奏其感眾。請治之。此時  
正統皇帝仁主也。心有所不忍。又不知真僞。因知老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回

古

大監吳亮。曾經侍過建文。遂命他潛去辨視真假。吳  
亮一走到面前。建文卽叫道。汝吳亮也。還在耶。吳亮  
假推說道。我不是吳亮。建文笑道。你怎不是我御便  
殿。食子鵝。曾擲片肉於地。命汝餌喫。你難道就忘了。  
吳亮聽說是真。遂伏地痛哭。涕淚如兩。不能仰視。但  
說道。奴婢萬死萬死。萬死。建文道。汝不必悲。可爲我  
好好復命。道我乃太祖高皇帝嫡孫。龍種也。今朱家  
天下止盛。豈可輕拋骸骨於外地。今歸無他。止不過

欲壑故鄉耳。吳亮既復命。浚恐不能取信。遂縊死。以  
自明。正統感悟。因命迎人大內。造席以居。厚加供奉。  
不便稱呼。但稱老佛。浚以壽終。勅葬於北京西城外。  
黑龍潭北二里一丘一碑。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因  
禮非天子。故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此時從亡二  
十二臣。皆以死盡。惟程濟從師至京。又送師入大內。  
方自京還。滇不知所終。程濟當革除時。與魏冕言志。  
魏冕道願為忠臣。程濟道願為智士。今從亡幾五十

續英烈傳

第二十四

十五

年。屢脫主於難。後竟致主歸骨。自稱智士。真無愧矣。  
後人覽靖難遜國遺編。不勝感憤。因題詩歎息道。

風辰日午兩黃昏

時勢難教一概論

神武御天英烈著

仁柔遜國隱忠存

各行各是何嘗悖

孤性孤成亦自窮

反覆遺編深

殘燈挑盡斷人魂

讀英烈傳終

書香閣藏  
書香閣藏

84022

